

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三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書　康誥　酒誥　梓材

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傳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

傳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

賢母弟主之作康誥酒誥梓材音義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梓音

子疏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

誥梓材三篇之書也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傳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内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六州之衆悉求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天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内附庸諸侯則魯猶非七百里之封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内諸侯並屬之故得總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平

計亦不能大於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潞河濟之西以曹地約有千里也以此鄭云初封於衛至子孫而并邶鄘也其地理志邶鄘之民皆遷分衛民於邶鄘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

康誥傳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音義圻

依傳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祝佗云命以康誥反疏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內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史記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惟三月哉生魄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傳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傳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傳周公

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音義魄字又作覍普白反馬云覍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汭如銳反見賢遍反乃洪大誥治直吏反注及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本作周公廼洪大誥治治勞力報反䟽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巳未於時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汭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叔為衛侯大誥以治道傳正義曰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洛邑七年制禮作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即云頒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

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明消而魄生所以初基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主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君行必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百官播率其民和

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役其民猶至況滇之以禮樂乎是也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已云庶殷攻位於洛汭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而反誥王呼之曰孟侯為不辭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傳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

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傳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傳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傳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傳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授武王越厥邦厥民惟時敘傳於其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傳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音義長丁丈反下同去羌呂反下欲去去疾同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閧如字徐又音閑殪於計反勗許玉反

疏正義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明德之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況貴强乎其明德用可用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始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冒被四表聞

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於殷大受其王命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教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傳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五等諸侯之長也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

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殪殺也戎兵也用誅殺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俾念我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俾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往敷求于殷先

哲王用保乂民傳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傳汝當大遠求商家耇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傳又當別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傳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廢常在王命音義適音聿又音述馬云述也衣如字徐於既反耇音狗

疏正義曰既言文王明德慎罰之訓武王尚行之汝既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

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耉老成人之道居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别求所聞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正義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事令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言以為政教也上云敷求殷先哲王謂求殷之賢君此言求商家耉老成人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别求所聞者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别求上只言遹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朂則以文武道同言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者大于天者以天道人用而光大之故因云大也其丈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

叔亞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為順德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傳恫痛瘝病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傳天德可畏以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傳往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傳不在大起於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不

勉者勉巳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傳巳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傳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主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音義恫音通又勑動反瘝古頑反棐音匪又芳鬼反忱市林反盡徐子忍反好呼報反懋音茂應應對之應注同徐於甑反䟽正義曰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所以可畏者以其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安也安之既難其徃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

治民我開古遺言曰人之怨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恒在事小因小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不順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王道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傳正義曰恫聲類於痛故恫為痛也瘝病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述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已為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不在大者以致怨恐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傳歎而勑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傳小罪非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宥論之音義眚所領反本亦作省宥于救反䟽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

有大罪非終行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宥論之以誤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傳歎政教有次敘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勑懋和傳民既服化乃其自勑正勉為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傳化惡為善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傳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非汝封刑人殺人傳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

人傳無以得刑殺人而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刵人傳劓截鼻刵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無或劓刵人傳所以舉輕以戒為人輕行之音義咎其九反孩亥才反劓魚器反刵如志反疏正義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殺害故又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服從化其自勑正勉力而和然政之化惡為善若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治為政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刵人之無罪者也傳正義曰人之有疾治之以理則疾

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既去惡乃須養之為善人為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亦色故言赤子云刑之輕者得行者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剕宮也劓在五刑為截鼻而有刵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刵易噬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否未明要有刵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刵人此又曰者述康叔之又曰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傳言外土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是法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

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音義臬魚列反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丁亂反下及篇末同覆芳服反 疏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衆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傳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奉上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衆故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

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傳陳是法事其刑罰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傳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傳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傳已乎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

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

音義 彝以支反款苦管反

疏 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巳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傳正義曰陳是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云我心我德者此言我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康叔為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偏知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

康叔為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傳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竊姦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暋不畏死罔弗憝傳暋强也自强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絶之音義攘如羊反宄音軌暋音敏憝徒對反徐徒猥反强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下所大惡疾惡亦惡並同疏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强為之而不畏死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絶之故當慎刑罰耳傳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暋强也盤庚已訓而此重詳之以由此得罪當須絶之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傳大惡之人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傳為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傳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傳於為人弟不念天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傳為人兄亦不念稚子

之可哀大不篤友于弟是不友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傳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傳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傳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音義鞠居六反弔音的泯徐武軫反疏正義曰以是所用得其罪不但寇盜王命而言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

父事而怠忽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自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人道教不至以得此罪乎既人罪由不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赦放也傳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云厥考者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子

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自親以及物天然之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鬬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駡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總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者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

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姻媾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兄亦不念鞠子哀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傳戛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傳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

不循大常者則亦在無赦之科乃别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傳汝今往之國當分别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我法者病其君道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已汝乃其速由兹義率殺亦惟君惟長傳汝乃其速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傳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

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傳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寛民之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傳汝行寛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悦懌汝德音義戛簡八反別彼列反注同汝長丁丈反下同忌其記反懌音亦疏正義曰言滅亂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上於訓民惟其正官之人及於小臣猶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

不用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道則於其界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惟為酷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懌汝德矣汝惟宜勤之傳正義曰戞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故戞為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兹無赦故也亦愚以況智故言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致教諸子故為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為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教訓公卿子弟最為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為師長亦各

一家之道也正官之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為敎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令之印者也以上況之故言不循大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為有符節耳分別播布德敎謂分遣卿大夫為之敎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不能治其家人之道者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敎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臣德也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王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祇祇威威是也寛則得衆故五敎在寛上既言乃

由裕民此又疊之汝行寛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悦懌汝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傳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傳我是其惟殷先智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傳治民乃欲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總言之我所以令汝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

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是須汝善安民故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況今民無道不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正義曰以慎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敎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者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殷先智王以致太平者況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敎不以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傳假令今天

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傳明惟天其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傳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在多大況曰不慎罰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音義說如字徐始銳反令力呈反數所角反殛紀力反疏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為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

其罰誅我我其不怨于天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況曰為君不慎德刑有上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傳正義曰以數求殷先哲王及別求古先哲王為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故德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天下不安為總說所以不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以大和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乃以刑罰誅戮於我此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上不嫌不明政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罪大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傳言當修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忱丕則

敏德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傳用是誠道安汝心顧省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傳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不絕亡汝疏

正義曰以罰不可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而以決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敏安汝心顧省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於汝罪過而絕亡汝

傳正義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云大法敏德也正以此二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

知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傳以民安則不絶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傳無絶棄我言而不念享明乃服命傳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命令使可則高乃聽用康乂民傳高汝聽聽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疏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嗚呼以民安則不汝絶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絶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上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

之言以安治民也傳正義曰以不瑕殄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傳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傳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疏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享殷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傳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音義嗜市志反疏傳正義曰以梓材云若兹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連屬之監則為

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太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傳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傳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傳文王其所告慎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惟祭祀而用此

酒不常飲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傳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傳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傳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

音義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欲令力呈反下始令勿令同文王

第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窋為昭鞠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差弗為穆毀揄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盩為昭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宫之奇云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音竹律反揄音投盩音張流反大並音太毖音秘少詩照反為祭于僞反下同惟行下孟反注及下注注之行同

疏正義曰周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西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勑之曰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衆

事少正皆須戒酒也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此妹與沬一也故沬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紂所都在沬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父昭子穆者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揄為昭毀揄生公非為穆公非生高圉為昭高圉生亞圉為穆亞圉生組紺為昭組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

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令本先故言始為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誥毖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告勑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内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勑之丁寧慎之至也世本云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言天下敎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誥稱秩元祀孔以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如上言天之下敎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

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小大也上言民用大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罪身得罪亦互相通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傳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傳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

小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疏正義曰前文王戒酒以為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正官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於所治衆國之君臣民衆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祗㝋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察聽用祖考之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傳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小子謂民之子孫

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下治事之羣吏云所治衆國者以述上文内外變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有國君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總言衆國惟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徳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出之事而以徳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騐文王為諸侯而云衆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得戒衆國也以惟曰為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酒故心善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傳令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傳農功既畢

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
異孝養其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傳其父母善
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庶伯君
子其爾典聽朕教傳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
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耉惟君爾乃飲食
醉飽傳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
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丕惟
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傳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

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傳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傳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傳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音義厥長丁丈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同賈音古養羊亮反洗先典反馬云盡也腆他典反省悉井反饋其位反任音壬疏敎令指戒康叔之身實

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勤於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則惟可為君矣如此汝乃為飲食醉飽之道由須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為考行中正之德即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為君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傳正義曰以妹土為所封之都故言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

敎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黍稷奔馳趨走也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府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其父母善子之行者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衆伯君子統衆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敎子孫乃及庶士衆百君子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敎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敎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敎明為君矣我大惟敎汝曰者以言曰故以為敎辭即敎以大克羞耇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以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

民事可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傳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傳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疏正義曰於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

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正義曰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嗜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故云不常飲總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傳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傳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

非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傳惟殷御治事之

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寛暇自逸豫矧曰其敢崇飲傳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況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傳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傳於在内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傳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傳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

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傳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音義相息亮反下同暇遐稼反湎面善反辟扶亦反疏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成於下明著加於小民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敬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衆正惟次大夫惟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

田里而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令德顯明又於正人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是亦可以為法也傳正義曰言聞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別道湯事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即上迪畏天顯小民為自湯後皆爾惟殷御治事之臣者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内服百僚庶尹也為君畏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敢為也釋詁云崇充也充實則集聚故崇為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逸故言況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以公卿與國為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後見廣故自外及内舉四者以總六服又因衛為蕃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徧在外為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幾外有服數畿内無服數故為服治事也言百官衆正為總

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為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謂雖為大夫不為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别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工總上百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不自逸惟亞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言在從上内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與里居為總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亦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

可知助君敬法逆探下經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嗣王紂也酣樂其身不憂政事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傳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

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誕惟厥縱淫泆于
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傳紂大惟其縱淫泆
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惟荒
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傳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
息乃過差厥心疾狠不克畏死傳紂疾狠其心不能畏
死言無忌憚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傳紂聚罪人在
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
于天誕惟民怨傳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于

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傳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傳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音義酣戶甘反樂音洛易如字馬以豉反縱子用反注同泆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力反差初佳反又初賣反很胡懇反聞音問疏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傷其心也皆由惟大

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過逸其內心疾害很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令德之馨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滅之惟紂為人自召此罪故也傳正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闇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為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為民所怨紂之為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誕訓為大言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自俗本多誤為嗜言惟民謂紂也今變言民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傳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傳古賢聖有

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傳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為戒撫安天下於是音義監工陷反疏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下及注同興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所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傳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侯甸男衞矧太史友內

史友傳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内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傳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傳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廹廻萬民之司徒乎言任大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傳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音義劼苦

八反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扶各反違如字徐音回馬云違行也宏大也辟必亦反斷丁亂反疏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君則在外尚然況巳下太史所賓友内史所賓友於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巳身事猶當固慎況惟所敬順疇咨之圻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臣能得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況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傳正義曰劼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況毖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内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内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内史

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衛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父者尊之辭以司徒教民五土之藝故言農父也以司馬征伐在乎閫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宏大釋詁文以司空亦君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總之言司馬司徒司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況剛斷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總上自劼毖殷獻已下獨言三卿者因文相況而按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事務為主故也

司徒不言若者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傳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傳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傳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傳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以享國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

時同于殺傳汝若忽怠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音義佚音逸盡子忍反惡烏各反申息暫反又如字疏正義曰以爲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誥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重而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敎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傳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言諸臣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張弛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即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昬亂故擇

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汝不用我敎辭則不足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潔汝之政事事惟穢惡不復敎之使潔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傳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

勿辯乃司民湎于酒傳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湎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疏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湎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傳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音義梓音子本亦作杍馬云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金器曰治疏傳正義曰此取下言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杍字今文作梓梓木名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總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似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傳言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於國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君之道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傳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

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傳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傳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傳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寛宥亦所以敬勞之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傳聽訟折獄當務從寛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

敗人者當寬宥之音義暨其器反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究音軌見如字徐賢遍反戕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殘也折之舌反疏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當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究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過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為敬勞之也傳正義曰以用也暨與也言用通厥臣可

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總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君道使順常者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總上惟邦君言汝惟

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此連上蒙若恒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從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下宜為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亦其為君之道者為邦君之道非直順常亦須敬勞故徃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也上文無罪敬勞此惟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别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寛宥其所過歴之人情所不知故詳察寛宥以為敬勞之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罪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於姦上言肆徃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故知過誤殘敗人也

王啓監厥亂為民傳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曰無胥戕無胥虐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傳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于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

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

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傳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音義監工暫反劉工銜反下同為于偽反下同治直吏反屬婦音扶妾之事妻也無令力呈反篇末同冤紆元反一本作以元反恬田廉反辟扶亦反

疏正義曰周公云所以敬勞者以王者開置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

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傷殘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合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教命所施何用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者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汝當務之傳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為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冤枉故也以君臣共國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即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傳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為其

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傳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墻惟其當塗墍茨蓋之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傳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然後治音義菑側其反畎工犬反垣音袁墉音庸馬云卑曰垣高曰墉墍徐許氣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馬云堊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丁角反雘在略反徐烏郭反馬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靃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疏正義曰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君為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為政之喻惟為監之事曰若農人之

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菑而耕發其田又須惟其陳列修治為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若人為室家已勤力立其垣墉又當惟其塗而塈飾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斵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雘以朱雘然後成以喻人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傳

正義曰此三者事别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末明為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丈互也二丈皆言斆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塈塈亦塗也不是以物塗之茨謂蓋覆也器言塗丹雘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雘雘是彩色之名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雘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

今王惟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傳言文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傳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傳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傳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傳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

愚之民先後謂敎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傳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子子孫孫永保民傳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君國以安民音義夾音協近也朝直遥反付如字馬本作附柘音託懌音亦字又作斁下同先悉薦反法同監古陷反為于偽反疏此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總結因其政術言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勤用明德招懷遠人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衆國朝享於王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之而可法也先王既

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王用常法則和集衆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悦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悦先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為善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傳正義曰言先王知謂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享施於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之所行令亦奉用為亦先王耳肆遂也申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為遂大也

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予曰有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謂敎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注疏卷十三

尚書注疏卷十三考證

康誥酒誥梓材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臣召南按自書序叙康誥三篇於大誥微子之命及歸禾嘉禾之後而康誥首簡四十八字即言周公營洛於是伏生大傳司馬遷史記孔安國書傳並據其文謂康叔封衛在武庚既誅三監既定經所稱王若曰皆周公承成王之命作誥也漢世通儒並守其說班固地理志鄭元詩譜說尤詳明蓋左傳祝鮀

言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魯公殷民六族命以伯禽封於少皥之虚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康誥封於殷虚分唐叔懐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封於夏虚是春秋時士大夫即巳言成王封康叔康誥之作與伯禽之命唐誥同時矣後儒之依據小序又何恠哉自漢至宋解康誥者無異辭蘇軾始謂首簡四十八字是洛誥之脱簡胡宏始謂王若曰是武王告康叔而朱蔡從之解經之難如此

疏古者大國不過百里而康叔封千里者康叔時為方伯殷之圻内諸侯并屬之故得總言三監○臣召南按孔疏此文可謂讀書得間疑古人之所未疑公侯百里周室定制齊魯元勲弗能踰也殷都舊地昔封武庚尚分三監今定其變祗建一侯土兼邶鄘不幾近於一圻乎地理志謂遷邶鄘之民於雒地盡屬衛其説即据詩書然封域太侈矣康成詩譜則謂三監既定復建諸侯特命衛為方伯至其子孫始并邶

鄘其說為最近理然左傳載季札聞歌邶鄘衛言衛康叔之德如此又是封國之初即兼三國不可解也

惟三月至大誥治。蘇軾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疏太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臣召南按召誥曰越三日庚戌自戊申至庚戌為三日也七字係三字之訛各本並誤或疑召誥疏言庚戌是七日然此文不應爾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公稱成王命○胡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其曰兄曰弟者成王命康叔之辭也朱子曰康誥三篇是武王書無疑

疏豈周公自許天子以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臣召南按康成本書傳謂太子年十八曰孟侯猶之毛傳以公孫碩膚之公孫為成王皆漢人解經最無理者臣照按此孟侯朕其弟之文其為武王語無疑故

朱子蔡沈皆謂為武王書也然武王時武庚三監實封沬邦無衛地以封康叔則成王始封亦不待辨而明也然則奈何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祖宗定之子孫不敢易也不幸有武庚管蔡之事六師移之而易其主則稱祖考之命以命之猶夫爵人于廟之義言武王如在亦如是耳以王若曰之王為成王則不可通矣

我西土惟時怙句冒聞于上帝句○臣召南按古讀至

怙字為句趙岐注孟子引冒聞于上帝則知伏生今文句讀亦同也宋儒始以惟時怙冒為句蔡沈曰怙之如父冒之如天

王曰嗚呼小子封疏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臣浩按所明而云四字理不可觧玩文義似當云上文所云行天人之德者但各本俱誤仍之

又以天德可畏所以可畏者○監本脱所以可畏四字今从舊本添補

酒誥。王應麟曰揚子法言謂酒誥之篇俄空焉按酒誥古今文皆有之豈子雲未見歟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脱簡一而大傳引酒誥曰封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即脱簡歟

明大命于妹邦傳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是疏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臣召南按疏此段脱誤不一即上文此妹與沬一也沬字上脱鄘風桑中之五字沬字下脱鄉字但妹為朝歌之所居也應作為殷紂之

所都也朝歌及居字並誤下文是詩又云沬之東矣沬之鄉矣鄉字應是北字之訛又按詩疏引酒誥注沬邦紂之都所處也孔傳無此文必鄭注也

乃穆考文王音義諸盩為昭疏組紺為昭○臣浩按諸盩太王之父即祖紺亦曰公叔祖類音義與疏雖異而實同也組應作祖各本俱誤

爾尚克羞饋祀傳疏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事○數句理不可解必有脫誤今仍之

矧惟若疇圻父句薄違農父句若保宏父句定辟句。

臣召南按古讀如此毛詩鄭箋引若疇圻父則知古今文句讀同也王安石始讀圻父薄違句農父若保句宏父定辟句朱子以為曼出諸儒之表蔡沈從之傳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臣召南按小雅祈父毛傳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下䟽引此注云順疇萬民之圻父然則穎達固以若疇二字為司馬所職故以順疇萬民為解然非孔傳原文之意

也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疏自然大家也○自然二字疑

衍

自古王若兹監句○古讀如此蔡沈從兹字絶句

今王惟曰○吳棫辨此篇自王啟監以下即非梓材本

文朱子謂梓材一篇半似洛誥蔡沈曰自今王惟曰

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與周公召公之言若出一口

意者此篇出於編簡斷爛之中編書者誤次其後歟

臣召南按康誥三篇古今文所共有若言伏生誤記則安國校壁中所得者當正其訛若言壁中竹簡淆雜則伏生先時不應即與相合康誥之首即言作洛梓材之末又似告君此亦千古不決之疑也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句○古讀如此朱子謂肆字當屬下句蔡沈從之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句子子孫孫永保民句○臣召南按趙岐注孟子引此篇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

孫永保民然則惟王二字自為一句屬上宋儒讀惟王屬下為一句

尚書注疏卷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　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録監生臣沈以顯

尚書注疏卷十四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周書

召誥
洛誥

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傳相所居而卜之遂以陳戒作召誥音義召時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　疏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

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叙其事作召誥傳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服虔注云令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又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名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録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略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名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

召誥傳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疏正傳

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於已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太保三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

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傳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三月丙午朏於朏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厥既得卜則經營傳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越三日庚戌太保乃

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傳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音義

鎬胡老反見賢遍反下不見同先悉薦反又如字朏芳尾反又普沒反徐又芳憒反度待洛反朝直遥反處昌慮反汭如銳反疏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日丙午朏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保乃以此朝旦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之汭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

月是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衡光照月光圓滿而嚮相當猶人之相望故名望也治歷者必先正望朔故史官因紀之將言望後之事必以望紀之將言朏後之事則以朏紀之猶今人將言日必先言朔也望之在月十六日為多大率十六日者四分之三十五日者四分之一耳此年入戊午蔀五十六歲二月小乙亥朔孔云十五日即為望是己丑為望言已望者謂庚寅十六日也且孔云望與生魄死魄皆舉大略而言之不必恰依歷數又筭術前月大者後月二日月見可十五日望也顧氏亦云十五日望日月正相望也於已望後六日是為二十一日也步行也此云王朝行下太保與周公言朝至者君子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也宗周者為天下所宗止謂王都也武王已都於鎬故知宗周是鎬京也文王居豐武王未遷之時於豐立文王之廟遷都而廟不毀故成王居鎬京則至於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廟也大事告祖必告於考此經不言

告武王以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告祖見考也告廟當先祖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於鎬京告武王也說文云朏月未盛之明故爲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朏字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順來者於二月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丙午朏又於朏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爲十四日也召公早朝至於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日即卜也經營者考工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爲郊鄭注周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于南郊祭地于北郊皆謂近郊也其廟祭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朝一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詢衆庶之朝內朝二者其一

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門內路寢之朝王每日視訖退適路寢謂之燕朝或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后既主陰故立市也於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南而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隈曲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衆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衆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

朝至於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祀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社稷共牢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

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覲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名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傳名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音義拱音恭句故侯反屬音燭復扶又反疏正義曰順位成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旦至於洛則通達而徧觀於新

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旦用策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歡樂勸事而大作矣太保召公乃以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説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傳正義曰周公以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也于乙卯三日用牲知此用牲是告立郊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

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言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貴誠之義稷是人神祭用太牢貶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於高禖皆據配者有羊豕也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祀之以為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左傳魯語祭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為地言后土社也者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為社也小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為地若然左傳云句龍為后土豈句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

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于新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邑蒸祭王入太室祼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亦從省文也康誥云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所築地之尺丈也邦伯諸國之長故為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即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云已命殷衆者上云周公朝用

書命庶殷者周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既已大作諸侯公卿乃並覲君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覲之既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攝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鄭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案鄭注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臣也寶玉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以此時賜周公也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未

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為戒成王賜周公是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也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傳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傳歎皇天改其大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

恤傳所以戒成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傳何其奈何不憂敬之欲其行敬疏正義曰召公所陳形王宜順周公之事云我為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大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王命也以其無道故改命有德惟王受得此命乃無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之衆也傳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諸侯故言天子雖

大猶改之況已下乎釋詁云元首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大子鄭云言首子者凡人皆云天之子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傳言天已遠終殷命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傳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忝厥終智藏瘝在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無良臣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傳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以哀號呼

天告寃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容所以窮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傳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音義瘝工頑反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户高反疏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正義曰更述改殷之事天既遠先智之王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其亦能行敬故得不忝其先祖其此後王之終謂紂之時賢智者隱藏瘝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子以哀號呼天告寃枉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政言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得之也傳

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言其去而不復反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先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以前能守位不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謂紂也以瘝從病類故言瘝病也鄭王皆以瘝為病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夫知保抱攜持者言困於虐政抱子攜妻欲去之夫猶人人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王以為法戒之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

亦面考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有殷傳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傳言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傳墜其王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沖子成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音義少詩照反

疏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之君取大禹以為法

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人之德則已善矣況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也傳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面猶迴向也則面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天迪格保者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

因上畧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後此時王未涖政而言今沖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即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老人之言即下云古人之德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傳召公歎曰有成王雖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傳王為政當不敢後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碞僣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僣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音義諴音咸碞五咸反徐又音吟 疏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

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也若其大能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令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傳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也嵒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成卯令休儿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傳稱周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傅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令休傅用是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令獲太平之美音義治直吏反下為治致治皆同疏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令王來居洛邑繼上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下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理下民令獲太平之美矣傅正義曰傅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王肅云旦周公名也禮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將欲配天必宜法

居土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衆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慎祀神訓民則其用是上中大致治也此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令獲太平之美自旦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治

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協乃可一節性惟日其邁傳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傳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敬奉其命矣音義比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令力呈反疏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己意戒王令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其德為下所敬則下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故以此為戒傳正義曰自今休已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己意以

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埶或踈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節性惟日其邁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傳言王當視夏殷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傳夏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紂早墜其命猶桀

不敬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傳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疏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由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但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

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短長既如此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國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勸王為敬也傳正義曰相監俱訓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殷皆云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君亦能如此所言歷年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殷則紂前之賢王不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誥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傳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傳天已知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傳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傳勿

用小民過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乂民傅亦當果敢絶刑戮之道用於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傅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音義遺唯季反疏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己來是自遺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遺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令天觀人所為以授之命其命有智與

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王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刑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由成功則惟王居天子之位在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傳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習善惡也命由天授遠舉天

心故言令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夭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强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夭枉為難也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秉常也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若

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為首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殷歷年庶幾無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傳我欲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禮致敬以

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傳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末有成命王亦顯傳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傳言我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命音義讎字或作酬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疏正義曰上既勸王敬德又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勸者其言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之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無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為昭著也我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受天多福也傳正義曰王者不獨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也我周王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無彼二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即是

大順勿廢也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為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為此拜者恐王忽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一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乃更言鄭云拜手稽首者召公既拜興曰我小臣以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雠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諸侯與羣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自上匹之我非敢勤召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衆百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序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傳召公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卜逆告成王

作洛誥音義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吏反注遣使同疏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叙其事作洛誥史録此篇録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前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傳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先

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王言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是以得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發鎬京或亦較七日

洛誥傳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疏

傳正義曰周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

義故名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已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如往也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治音義辟必亦反少詩照反治直

吏反疏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王將居其位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於王既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小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欲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傳正義曰周公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年還政者以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

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之所據也如往釋詁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續文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傳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傳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

兆順食墨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音義河朔朔北也瀍直連反近附近之近伻普耕反徐敷耕反又甫耕反下同疏正義曰周公追述立東都之事我惟以七年三月乙卯之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瀍水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傳正義曰下文總結周公攝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

時庶殷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非就地内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今先卜河北不吉乃卜河南也其卜澗瀍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址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坼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也周公處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

吉兆來告於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

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傳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

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傳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

稽首誨言傳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音義貞正也馬云當也盡子忍反疏正義曰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誥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況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凡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周公追述往前遣使獻卜故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

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伻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祚胤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拜手稽首誨言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誨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取其意故直云誨言為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言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傳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文者而

祀之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

其朋黨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絶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絶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絶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寛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音義伻普耕反燄音豔敘音序一音人曰反

絶句馬讀叙字屬下令力呈反嚮許亮反注同惇都昆反

疏正義曰王求教誨之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立惟天命我周邦之故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羣臣盡力於其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政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朋黨害政尤宜禁絶故丁寧戒之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絶止禁其未犯無令若火始然燄燄尚微火既然燄其火所及將灼然有次序矣不其復可絶也汝成王其當慎此常道及撫循國事如我

撫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傳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來故稱殷禮猶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神名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次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舉而祀之時成王

未有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雖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令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令王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令功大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謂大祀謂功施於民者也或時立其祀配享廟庭亦是也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羣臣有功者記載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羣臣有

功必須躬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已之身使羣臣法之非謂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畧小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正身以先之鄭云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者以明朋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令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發若火既然初雖燄燄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復可絕也以諭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羣黨既成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宜以初謂朋黨未發之前防之使不發考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撫國事周公大聖動成軌則如我所為謂如撫政之時事所施為也惟當用我所為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也此時在西

都戒王故云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為有功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為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寛裕之德臣下既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矣今周頌所歌即歎譽成王之辭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傳已乎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傳奉上謂之享言汝為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

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傳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疏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與否也傳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

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皆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接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傳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傳汝乃是不勉為政汝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傳厚次敘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傳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寛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言皆來音義頒音班徐甫云反馬云猶也棐音匪又芳鬼反薆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被皮寄反又彼美反

疏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為政常若不服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服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

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是惟不可長久哉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皆是汝父所行汝欲勉之但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而行之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農人以義哉汝若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則我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傳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故誅言已所不暇若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云頒分也成王言公其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周公於此戒之汝乃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

勤行政教爲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𭪿之爲勉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爲勉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爲武王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爲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汝命常奉行之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傳成王順周公意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

揚文武烈傳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傳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傳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

所勤之教言化洽予沖子夙夜毖祀傳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音義褒薄謀反切韻博毛反旁步光反迷五嫁反馬鄭王皆音魚據反毖音秘疏正義曰王以周公將退因誨之而請留公王順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住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所以不可去者當舉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故也其厚尊大禮謂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者而皆祀之凡此皆待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攝時事惟公明德光于天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留輔我童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無所能也傳正義曰成王以周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

行善政而請留之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闇而治危故云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文武受命功德盛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事還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惟公德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此典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充此光亦為充也言公之明德充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

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化洽者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為敬敬之道民皆敬獨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也予沖子夙夜毖祀此述留公之意陳自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傳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疏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

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傳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廸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傳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傳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輔傅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音義敎巳姆反治直吏反下同監工銜反注同疏正義曰王呼周公曰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猶自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為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公也傅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於時令成王居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周洛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必封為國君今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伯禽為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是顧無事既會

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成王也王意恐王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子云設四輔謂設衆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傳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傳

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世享公之德音義樂音洛斁音亦厭於豔反疏正義曰王又呼公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致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拜

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来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

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傳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

意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傳少子令所以来相

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亂為四方新辟作

周恭先傳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

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乂萬邦

咸休惟王有成績傳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傳我旦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王成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䟽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為言曰王令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令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為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為

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為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為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傳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為去以留為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為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為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之留已乃為此事其事既大凡所以不得去也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王意大使我恭奉其道叙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公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通也少子者呼成王之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故連言典常言其

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人有賢性故稱賢人易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軌訓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王戒成王使為善政令後王崇重之重以誨王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曰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曰也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羣臣盡誠節為後世賢臣所推先故欲以衆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衆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傳我所成明子法乃盡文祖之德謂典

禮也所以君土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伻殷乃承敘萬年

其永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使終之音義畀音丹馬丁但反信也秬音巨鬯勑亮反香酒也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音因遘工豆反厭於豔反注同馬云厭飫也徐於庶反

疏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王使王奉之我所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我以時既太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卣罇內我言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

於汝王之德殷乃長成為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誨王之言也傳正義曰典禮治國事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武之命以安民也康誥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器云卣中尊也以黑黍為酒煮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香調暢謂之秬鬯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之禋釋詁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而致政成王

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卣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卣告於文人則未祭實之於卣祭時實之於彝彼一卣此二卣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故惟一卣耳此經卣下言曰者說本盛酒於罇乃為此辭故言曰也予不敢宿者此申述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祭文武是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皥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惇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云遘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

典常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長成為周王伻殷乃承叙者上言天下民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歸其德矣此則長成為周勸勉王使終之

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後傳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傳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誥傳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巳下史所終述音義王在新邑孔馬絶句烝之承反鄭讀王在新邑烝騂息營反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王賓

絶句殺裡絶句一讀連咸格絶句大室馬云廟中之夾室祼官喚反誕保文武受命絶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同鄭云文王武王受命及周公居攝皆七年

疏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祼鬯之禮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為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傳正義曰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指言戊辰王

在新邑知其晦日始到者此歲入戊午蔀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朏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又有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明月夏之仲冬者下云在十有二月者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之神言為尊

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此時也王命作策者命有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策書也鄭玄以烝祭上屬歲文王騂牛一者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禋既殺二牲精誠其意以享祭文武咸皆也格至也皆至其廟言王重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祼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不飲謂之祼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祼後此經先言殺後言祼者殺者咸

格表王敬公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祼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祼為重故言王祼祼其封伯禽乃是祭之將末非祼時也祭統賜臣爵祿之法示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鄭云一獻一酳尸也禮酳尸尸獻而祭畢是祭末乃命之以祼為重故特言之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誥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人謂之誥故云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之康誥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誥定四年左傳云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誥下不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誥是誥伯禽使知雖復讀書以誥之不得言誥策也上告周公其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誥以他日告之故云皆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則為周公主自戊

辰巳上周公與成王相對語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戊辰下非是王與周公之辭故辨之云史所終述也

尚書注疏卷十四

尚書注疏卷十四考證

召誥序成王在豐欲宅洛邑傳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故成王居焉○臣召南按宅洛之意始於武王史記周本紀載武王言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又有成王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以左傳臧哀伯言武王遷九鼎於洛邑王孫滿言成王定鼎於郟鄏証之似確有此事其初曰遷其後曰定次第

秩然但史記言營周居其說可疑若武王已有成規周召二公何須再卜乎杜預曰武王遷九鼎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邑謂之王城故傳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可謂確解正義曰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從九鼎處於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為都則尤確矣惜穎達不移彼疏以解此傳也

疏故稱九鼎其實一鼎○臣名南按既曰九鼎豈一鼎乎穎達疏桓二年左傳謂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何

其同說一事而彼此矛盾也

王朝步自周○臣名南按孔傳但訓步為行周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是步為步行之步矣

三月惟丙午朏○漢書律歷志引此作惟三月丙午朏疏周書月令云三日粤朏○臣照按王應麟曰律歷志引古文月采篇曰三日曰朏顔注曰說月之光采

愚以書正義考之采字疑當作令今按令字無義此當從律歷志改不當據此以改律歷志也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疏凡發豐至洛為十四日也○顧炎武曰古者吉行日五十里故召公營洛乙未自周戊申朝至于洛凡十有四日師行日三十里故武王伐紂癸巳自周戊午師渡孟津凡二十有五日漢志以為三十一日誤

厥既得卜則經營傳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疏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〇臣名南按洛邑規模逸周書作雒篇畧載其事言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十七里南繫於洛水北因於郏山以為天下湊後漢州郡志注引博物志曰王城方七百二十丈郛一十里數稍不同至周禮典命原無明文言王城十二里惟考工記匠人則營國方九里鄭注天官序官體國經野即引司農營國九里九經九緯之說是固以匠人為

正解矣至注典命則曰公之城蓋方九里蓋者疑辭故不直言王之城十二里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傳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朱子曰以下篇告卜事觀之孔傳恐不然又曰公至洛皆書日以謹之不應詳臣畧君如此也

臣召南按朱子說是若王與周公並以乙卯日至則書王更重於周公且丁巳之郊戊午之社王當身臨何云王無事也若王以郊社之後至尤當書某日王

至於新邑庶邦冢君覲王名公作書當直誥於王何必取幣錫周公而言旅王及公哉孔傳此義一誤下文遂不可解孔疏於下篇告卜巳疑成王之必未至乃於此文則不復糾正傳違

用顧畏于民喦傳喦僭也疏喦即巖也○蘇軾曰喦險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

用乂民句○古讀如此蔡沈傳用乂句民字連下若有

功讀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言民在下自上匹之○蘇軾曰讎民殷之頑民歟即與三監叛者友民周民也百君子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薛季宣曰讎民先於友民者作洛以鎮靜商人為先也王應麟曰商之澤深矣民之思商不衰梓材謂之迷民名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

洛誥序使来告卜傳疏○疏二段監本悮刻後標目之下今移正

洛誥〇臣浩按王安石謂洛誥多闕文有不可解者蘇軾謂周公拜手稽首之上即有脫簡在康誥朱子謂王曰兩段闕公荅文其最著者陳櫟謂王在新邑之上必有某月某日王至于新邑之文也然孔傳孔疏順文觧之並不云有脫簡

朕復子明辟傳言我復還明君之政于子〇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夢得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者曰之復自孔氏以此文為歸政古今儒者從之獨王

荆公謂不然　臣名南按周公攝位之說自戰國以来即有之明堂位蓋魯陋儒所作漢則伏生大傳司馬氏史記並詳其事即解復子明辟為還政亦不止於孔傳劉歆不見古文而三統歴言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歳則今文訓解本同無恠新莽引此文以藉口也但周公始終為臣成王自幼為主本非攝何言復耶王程之解是也

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傳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

頑民○臣名南 按以洛邑對鎬京言洛為東鎬為西
平王以後稱東周者洛邑王城也以王城對下都言
下都為東王城又為西敬王以後稱東周者下都成
周也成周在王城之東四十里漢為河南郡所治雒
陽縣王城漢為河南縣
疏武王定鼎于郟鄏已有遷都之意○臣名南 按文
應作遷鼎于洛邑不當用成王事也此係臨文之誤
王肇稱殷禮傳言王當始舉殷家祭祀○王安石曰殷

盛也如五年再殷祭之殷

其往○金履祥曰後漢書引此文作慎其往

惟以在周工句○古讀如此蔡沈傳連下往新邑為句

命公後傳命立公後疏使公子伯禽為國君○蔡沈曰

後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非是考費

誓在周公東征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

考朕昭子刑○李光地曰昭子當是武王對文考言則

曰昭子又曰對成王言武王則曰乃光烈考周公自

稱武王則曰朕昭子

乃命寧句○古讀如此蔡沈傳連下予字為句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臣名南按周頌清廟之詩作於此時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是其明證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疏故史於此總結之○史字監本訛安今改正

尚書注疏卷十四考證